

重修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五

雜紀門

藝文三

奏狀中

國朝

陶澍敬陳淮鹺積弊疏

竊照兩淮鹽政關繫

國帑臣頻年在蘇已聞其疲敝情形日甚一日但不料山窮水盡竟至如斯之極固由院司屢易漫無責成因循委卸各顧目前而庫貯既空姦商無可咀嚼遂成渙散

臣細加察訪其來有自亦不起於近日查淮商向有數
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貲營運不皆自己
貲本更有以商爲名網取無本之利並不行鹽者以致
利衰引滯向係兩年三運今乃一運兩年愈遲愈積月
利愈虧而商人習慣淫侈率多醉生夢死之徒不知自
行經理惟任商夥商廝編擺作弄朦混侵吞以致日形
竭蹶其岸引所以滯銷者一由成本積漸成多一由藉
官行私過甚查成本之輸於官者爲科則有正項雜項
外支帶款等名目用於商者有引窩鹽價捆壩運費辛
工火足等名目此外應徵雜支各款尙多而外銷活支

月摺岸費等款皆總商私立名目假公濟私詭混開銷
種種浮費倍蓰正課統名爲成本歸於鹽價以致本重
價懸銷售無術轉運愈滯積引愈多不得已而銃銷一
年讓出本綱地步作爲分限攤補且每綱支解之款不
能停緩復將上綱下綱徵收之銀通融借墊輾轉挪用
屢銃屢積更於科則之中帶徵帶補逐漸愈增此成本
所由積重也私鹽充斥固應首重緝私然岸銷之滯不
盡關梟販其商運官引之重觔與裝鹽江船之夾帶實
爲淮綱腹心之蠹在商人於正鹽之外本有滷耗無課
之加觔卽無異官中之私而又有包內包外之私其包

內者係運商捆鹽出場多帶重觔商廝商夥亦復如之
且又短發江船水腳以鹽觔私抵船價其短發所給之
價復被廝夥埠頭等勒扣過半甚至船戶不領腳價轉
以重賂向商廝埠頭等圖謀裝鹽下至商宅之婢役亦
月有饋費彼江船何苦爲此無非藉公裝私而已聞江
船裝鹽每捆解放私鹽謂之買碁每船裝官鹽十之五
六餘艙盡以裝私謂之跑風船旣裝鹽將全引一船之
鹽分爲三四船遇有一船遭風失淺卽捏報全引淹銷
將並未失事之二三船亦請補鹽旣得照例免課又得
通綱津貼到岸之後并得提前先賣謂之淹銷補運是

以一引而換數引明目張膽之私也及抵漢岸商人擡
價居奇停船挨賣謂之整輪以窄徑自窘而私販轉得
暢行迨窮年守候銷售無期於是在後之船鑽營以提
前其黠者將待輪之鹽偷賣俟輪到時買私填補謂之
過籠蒸糕甚至鹽已賣盡仍報淹銷將船鑿沈以滅其
偷賣之跡謂之放生各種弊竇皆起於整輪不但擡價
實便售私此又藉官行私之爲害也引旣不能年銷年
額課焉能年清年款從前章程本爲虛立而虛稱報效
無非分綱壓派之爲虛報奏銷更起懸墊挪移之漸前
綱懸墊後綱復難挪補解餉無措於是遮掩彌縫有預

納減納貼色貼息之名或折減若干作爲正數其貼色貼息亦於正數內少完若干作爲加色加息之數商旣巧占便宜而庫貯因以短縮與州縣之虧挪何異其少納之數雖云分綱帶完然積欠已至數千萬前次清查或分十五綱帶徵或分三十綱歸補李代桃僵偏枯孰甚以致殷商裹足不前正課益懸而無著矣至於報效一款原係因公抒誠得沾議敘自應各出己貲乃亦先由運庫墊解分年帶繳積欠纍纍是庫存正款徒爲商人騙取議敘之用而商捐之名適足爲消耗之目而已以上數端弊起於商而利不在商商旣自敝而課因以

敝見在己丑之引行銷甫半庚寅年尙未開網課絀商刁浮僞百出造謠興謗不服稽查興言及此可勝慨歎然錮弊旣深不得不亟求補救之法臣之愚見謂宜計船裝鹽不留空艙則受載有定數而夾帶易查矣實發水腳毋許剋扣則船戶不得藉口而腳鹽易清矣遭風失淺之船准其補鹽不准免課則淹銷無所利而捏報自少矣嚴查水程俾銷數有準而無引之私自剔矣更宜大減浮費節止流攤以輕成本而恤運商以上各條應請

旨敕下鹽臣督同運司鹽道妥議籌辦實力奉行臣亦隨時稽

查以資應助至於收買餘鹽減價敵私皆正本清源之上策而見似力尙未能惟有口岸散輪則銷路暢而場竈自清食價平而民情大順私鹽不緝自靖無如商情固執但知目前搶跌微似有虧不知守候太久月利全無縱使每觔多賣數文得不償失況過籠蒸糕沈船放生百弊由此而生於商大有未利不止於虧

國課而病閭閻也查從前兩江督臣孫玉庭與湖廣督臣陳若霖籌辦散輪時與前兩月同到之船散賣既畢再開後兩月之輪以散寓整最爲法良意美行之業有成效自道光八年冬底復改整輪未及二年而鹽務敗壞

至此不可收拾然則整散之效不待智者而始明矣應
請

敕下鹽臣會同湖廣總督遴委廉正勤明之員查明漢岸見在
滯銷引鹽共有若干仿照前次散輪之法辦理積滯庶
可暢銷新綱始可發運以冀稍有轉機漸還舊制
陶澍敬陳兩淮鹽務附片

再臣查鹽務紛繁弊端不一如印本實票貼息套搭皆
弊混之尤者不肖姦商巧立名目借端開銷以致庫本
全空課項日絀竟有積重難返之勢卽如商人辦運所
有引課場價運腳使費一切併計謂之成本內有商人

缺底一項名爲根窩每引取票銀一兩每年按引卽須銀一百六十九萬有餘歸於底商先

國課而坐收其利其餘則浮費居多每由總商開銷取之散商名爲辦公而實不知其名目盈千累萬任意攤派此類甚多成本安得不重成本旣重則售價必昂而私梟由此起矣如漢鎮爲銷鹽第一口岸鹽價每觔需錢四五十文迨分運各處銷售近者六七十文遠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其實鹽務歲本首重正課其次則場價計每引配鹽三百七十四觔僅徵正課銀一兩至數錢零不等其硃單雜課亦僅徵一二錢不等計算場價每

鹽一觔不足十文而轉銷各處竟至數十倍之價且有
羶和污泥雜入阜莢蛤灰等弊鹽質更差以致江廣之
民膏血盡竭於鹽貧家小戶往往有兼旬彌月堅忍食
淡不知鹽味者而鄰私乃乘機灌入此非私販之銷售
能勝於官實因鹽價太昂有以致之也至於儀徵一帶
爲捆鹽之場姦商與商廝難免私行夾帶江船水手從
而效尤而私梟亦因以罔所顧忌其實私梟所販之鹽
卽係場竈所產之鹽如果商人能收買餘鹽何致有私
鹽可販祇因商不能收而竈戶窮困偶有透漏以資朝
夕遂至輾轉負載積少成多而無資本無身家之匪徒

聚而成梟幸此輩多係烏合見利則趨聞拏則散見在
知縣王用賓署游擊金萬全皆練於緝捕之人梟徒警
畏自六月內黃玉林指拏各犯以後紛紛逃散地方尙
屬靖謐惟鹽務拔本塞源必須革去姦商另招殷實而
殷實之商又必須明定章程刪去浮費使不受總商攤
派之累然後肯來前與運司諄切言之當可次第整理
合附片具陳

陶澍會奏兩淮鹽務疏

竊臣王鼎臣寶興奉

命前來江南會同臣陶澍籌辦兩淮鹽務曾將查出庫儲墊占

虛報奏銷商運遲延竈私偷漏各實情並分派司員會同地方委員分赴各場履勘緣由奏報在案臣等一面將淮綱全局詳加綜核逐細鉤稽力求課歸場竈之法惟是兩淮歲徵正雜課銀及帑利各款四百餘萬絲毫皆

國帑攸關旣宜籌利所從生必須防弊所自伏因思責成場竈大要有三而皆有窒礙之處一由竈丁起科淮南以鐵煎鹽淮北以池鹽今按池鐵定課每鐵每池約徵銀百餘兩竈丁皆瀕海貧民若令先納課而後賣鹽則力有未逮抑令先賣鹽而後納課設遇歉產之日勢

必課宕丁逃且場鹽每觔向賣制錢一二文三四文不
等今加入課銀六釐是課重本輕私賣但及交課之半
竈丁卽獲大利販商卽省重貲仍難免透私之弊此竈
丁起課之難以遽行也一由垣商納課招徠殷商令其
認課包納竈鹽悉歸該商經理出賣寓散於整較爲扼
要惟兩淮池鍼半係竈產以已業而聽命商人情必不
願況商人惟利是視稱收則勒以重觔借貸則要以重
息竈戶狃於售私職此之故竈不樂以鹽歸垣商亦必
無貲完課此垣商納課之亦難遽行也一由場官收稅
就各場產鹽引額攤定課額商販先向場大使報明認

買勛數照額納課赴各竈配買鹽勛如此官爲經理似
覺核實無如計算產鹽最多之伍祐等場照引定課應
徵銀六十餘萬兩卽等而下之如梁垛等場亦應徵銀
二十餘萬兩雖淮許等關蘇松各縣錢糧不及此處鹽
場微員豈能任此巨帑況試行之初額懸難定若聽其
儘收儘解難保不匿報侵欺兼之場署多在瀕海旣無
城郭之防又乏營汛之衛徵解亦恐致疏虞此場官收
稅之亦屬難行也至於就井抽稅滇省雖有成效但兩
淮情形與滇省不同滇省鹽井二十四區課額三十餘
萬兩防邏易周課程亦易足兩淮場地延袤八百里水

陸交通非滇省一井一官卽能查察可比且商運先課
後鹽額亦十倍滇省未易仿照辦理茲據司員及委員
等各以查勘場竈苦累情形陸續稟覆臣等以事關創
始必須計出萬全連日公同籌酌竭誠殫思期於變通
盡利而利之所在弊卽因之卽使先爲試辦而清竈籤
商改官變法非一二年規模不能釐定小民難與圖始
雖廣爲曉示亦恐觀望不前卽商販通行又必南侵閩
浙網鹽北侵蘆潞網鹽若不統各省嵯務通盤籌畫實
不免此羸彼絀之虞況此一二年中課額未可常懸場
鹽未可停捆各岸食鹽更未可久缺假令試行盡善固

可埽除積弊設或稍有未協卽難再復舊章伏思我
朝淮鹽定制杜透漏則有垣竈之稽查防捆夾則有壩所
之掣摯絕船私則腳價毋許折給通網引則口岸無事
輪編至於筦庫核自運司無占墊通挪之弊緝私責在
弁汛嚴游巡堵截之方逐層防範至周至密果能實力
奉行自不致有流弊無如相率因循積重難返此非法
之敝人人實廢法請卽淮鹽弊之大者論之一曰浮費
歲徵正雜各款以產鹽分數核算行銷盡屬有餘乃外
解外支各項復有數百餘萬之多其中如鹽政之辦貢
辦公及漢口之岸費揚州之活支乏商之月摺等項甚

至一切官私酬應均列入成本開銷中似此積習相沿無怪成本日形喫重二曰夾帶兩淮正引三百六十四觔見在各場捆鹽多者幾至加倍此商人引鹽之夾帶也其餘夥商商廝舵工水手無不各有重觔私捆屏雜多裝是以沿途則有買硃跑風名目到岸則有過籠蒸糕情弊並有糧船影帶之食鹽商巡報獲之功鹽無非假公行私將無課之鹽先儘售賣綱食各岸安得不滯三曰私販淮南之老虎頸及深江孔家涵淮北之錢家集古寨及新壩龍苴城等處向爲梟徒盤踞馬頭鹽務中雖有緝捕經費之名而汛兵巡役往往得規庇縱且

淮鹽行銷六省地方遼闊如湖北之荆襄一帶則有路
鹽之私江西之南贛一帶則有粵鹽之私他若河南之
蘆私安徽之浙私皆由各省越境透漏占礙淮綱其害
又不獨在梟販此皆淮綱受病之處而推求致病根源
實因視成法爲具文久之遂渙散而不可收拾誠非區
區補偏救弊所能轉機惟有將舊章大加釐剔見既革
除浮費銀二百六十萬兩成本既輕鹽價自減儘可敵
私民間亦何樂蹈買私之罪將私販不緝而自除而且
清庫款革總商以杜侵漁之漸定稱桶編船號以絕影
射之萌挑河道散輪規以暢運銷之路酌帶銷緩積欠

以清套墊之源使射利者無可借端欠課者無從藉口
似較課歸場電之法確有舊轍可循謹分爲十五條另
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臣王鼎臣寶興經此次釐定條款之後臣陶澍原有兼轄
鹽務之責隨時隨事力加整頓儻仍有透私墮課各情
弊立將玩誤之官弁商人盡法嚴懲示儆斷不致偶涉
姑容如此行之數月定有起色查見在己丑綱未銷之
鹽尙有三分庚寅全綱並未啟銷應自辛卯綱起卽照
新定條款辦理第不畫清界限仍易啟套搭之弊應請

前項未銷之鹽隨時帶銷如遇銷數通暢卽援照從前辦過提綱成案儘數補銷毋任積壓再淮南北各場存積之鹽甚多數月以來商不收運以致場竈苦累課帑支絀此時已屆年終辛卯立應開綱應嚴飭商人趕緊買運交課如有藉端延宕輕則立予參革重則嚴行治罪總期弊去太甚法在必行仰副

聖主飭綱裕課除便民之至意 清單內開一裁減浮費也兩淮雜費有外支辦貢辦公等項在科則內帶徵爲文武衙門公費並一切善舉辛工役食雜費等用踵事遞增益多糜費除養廉兵餉水腳部飯等項共銀三十三

萬餘兩向係作正開銷無可刪減此外如普濟育嬰書院義學等項亦應酌從其舊惟各堂董事濫廁多名與書樓務本堂等處歲需銀二十餘萬兩俱係情面飲助並非緊款此時無款可發應概行裁汰其餘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員役書工紙飯並乏商月摺等項每年共需銀八十餘萬兩難免浮冒應分別大加刪除其應實存應領之款亦酌減十分之四五不准商人溢領私增致滋浮濫有累成本再漢口地方乃係聚售分銷湖南北引鹽之所各商按引捐銀專爲當事衙門公費等用近因該岸商夥恣意浮開並濫爲酬應每引捐銀至

一兩三錢之多雖不徵於科則而本重價昂以致滯銷
課紬實爲淮綱之患應大加刪減每引祇准捐銀四錢
仍由該鹽道核數詳明各院立案永不准加增以上揚
商漢岸各費共刪減銀一百一十餘萬兩科則成本應
得稍輕矣一刪減窩價也運商請引行鹽必先向有窩
之家出價買單然後赴司納課通計淮鹽有根窩者一
百五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引其無根窩而自用本名請
引者亦十八萬二千五百餘引足知行鹽原不須用窩
單乃有窩之家輾轉私售如操市券以一紙虛根先正
課而享厚利以致運商成本加重昂價病民應全行裁

革惟念淮商受

國家參養已久亦如糧船之有旂丁姑准留此根名每引每綱酌給銀一錢二分以示格外體恤如有把持希冀增價卽追單繳毀永遠裁革嗣後請引祇按綱給單不准預請數綱以杜牽混其各處口岸有虛名占據租雇綱利者查出一體裁革另籤殷商承辦以歸核實而輕成本一刪減繁文也領運舊例有請呈加三項名目又有平上去入四處截角名目其餘硃單皮票桅封等名目甚多不可殫述以致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輾轉至十一次之繁經鹽務大小衙

門十二處節節稽查而並無稽查之實徒爲需索陋規之具應交運司悉行查覆可刪者刪可併者併以速商運而免稽延一慎重出納也商課入庫向來不分正雜籠統動支迨遇緊餉百計挪湊因有預納減納貼色及印本抵課等弊庫款之糾纏虧耗一空皆由於此嗣後永禁前項庫貯專候部撥及應解正款其餘雜費另貯外庫不許將正款挪墊更不許商人干預庫項以免弊混一裁選商總也淮南設有總商原以籌辦通綱公事起課滾總爲眾商表率近則公事飭議罔應錢糧滾總不前惟辦公之項按月分管領辦任意冒開每年於定

額外仍以不數名目溢領數十萬不等且有運鹽無幾
濫充總商藉以營私獲利實屬把持應請於見在各商
內擇其公正醕謹行鹽最多者數人以爲辦事之商遇
有公事飭令核議經辦至辦公一項悉照減定額數指
款請領不准濫冒加增亦不准再立總商名目永杜弊
端一酌核帶銷也庚寅綱引見已冬杪尙未開綱行還
而已丑仍有未完積引三分明年辛卯卽應開綱斷不
能以一年而行三綱之鹽若再推展敷衍徒留虛名課
仍無著且庫項解支各款又復糾纏套搭必致仍前挪
掩奏銷難期核實應請於道光十一年正月卽開辛卯

本綱所有庚寅未行綱引及己丑未完積引隨時帶銷另款存貯撥解俟將來辦有成效遇暢銷提綱之時仍將未完前引補銷以符原額一積欠宜緩也查淮南北商人負欠纍纍前後不下四千餘萬業於連次清查統引案內奏明分綱帶補見在尙有清查未經奏出者此項積欠爲數甚鉅若卽按綱帶徵仍啟套搭之根無從畫清界限占礙新綱地步應分別停緩俟將來課款充裕時再行歸補以免牽制內惟帑本利息一項因各處需用孔亟不能短少仍須在新綱引內攤徵利息以應急需一實給船價也運鹽原有定例水腳近爲埠頭串

通商夥商所從中勒扣該船戶亦意圖帶私甘心忍受
且有出錢買裝者遂至腳私日恣應將水腳例價照實
核發毋許商所輩絲毫剋扣並明定章程將各船挨次
編號連環保結不准仍蹈買裝舊轍亦不准盜賣商鹽
查出嚴行懲辦並將該埠保一併治罪一宜恤竈丁也
竈戶煎丁濱海窮民最爲艱苦宜加體恤查收鹽桶稱
舊有定制近來場商每以大桶重稱任意浮收勒措致
竈戶以交官鹽爲累而樂於透私應請嗣後由運司衙
門驗烙桶稱頒發不准私製毋許場商再有前項情弊
責成場官隨時稽查仍嚴督竈丁按亭繳以編保甲復

火伏以稽額煎俾清場私之源再提泰壩掣廳批驗各稱一律較准烙發飭令認真稱驗并於運河要道之北橋處所運司親蒞抽稱如有格外重劬卽將稱驗各官參撤示懲一嚴究淹銷也鹽船遠涉長江遭風失險亦事所閒有向例原有津貼無非格外體恤並准批補沈失之鹽免其輸課近以守輪待售時日遷延在後各船多有盜賣將空船鑿沈其弊多由船戶而運商利有津貼批補且可分裝多鹽越輪先售以致轉相效尤竟以體恤爲作弊之端實堪痛恨嗣後淹銷之案應停其津貼准其補運不准免課庶姦商無所覬覦如船戶盜賣

捏報淹銷查出照例嚴懲治罪一疏濬運道也通泰兩
屬運河淤墊絳隄塌卸遇西水下注一片汪洋待風而
行久晴輒行淺涸商鹽盤駁分裝每引花費至數錢且
耽延拋散以至逗遛違限成法廢弛儀徵河道雖於道
光三年大挑嗣因江潮浸灌潮落沙沈又復淤阻均應
確切勘估實力挑濬深通卽以挑出之土培築泰隄俾
速轉運以輕商本一添置岸店也沿江一帶安慶以下
皆有專商領運自武昌下游之興國大冶等縣及黃州
府屬各州縣江西之彭澤德化湖口等縣江面遠至八
百餘里向自儀徵運鹽至漢口折回轉售於各店往返

徒勞腳費加重以致引地爲江船糧船各私所隱占應飭鹽道查明各口岸每年額銷引若干將水程預爲給發籤商運赴該處俾水販就近領賣水程照例彙繳以免越運漢口致多轉折引鹽自可廣銷一亟散輪規也船至漢西兩岸本以速銷爲貴封輪挨賣其初本爲大商擡價迨守候太久遂至船戶盜賣辟沙灌滿過籠蒸糕甚至沈船放火百弊叢生且成本占擱轉運更遲而大商亦病不止小商坐困矣查道光二年開辦理散輪行之有效自道光七年於三釐河費加價案內復請整輪不及三年敗壞至此今加價三釐已奉

諭旨恩免自應散輪以符原奏見聞漢岸滯鹽不下二十萬祖

大礙新綱急須設法疏銷應派公正之員駐守漢岸會同鹽道辦理散輪事宜不許假手岸商以杜弊混嗣後不許再有整輪名目一整飭紀綱也鹽務之官志在溫飽從無甄別不遵體制或與商人聯姻換帖或與商人夥本行鹽最爲劣習嗣後有似此者應呈請迴避如有朦混查出嚴行參辦且各場員分司大使亦應照州縣之例察看人地隨時調換務令相宜至各省鹽道向因隔屬呼應不靈除河南引地鹽歸糧道經理僅止一府三州仍從其舊外應請將湖北鹽道督銷功過歸兼轄

鹽務之總督衙門考核會同該省督撫具奏以專責成而肅紀綱一淮北宜另籌也查淮北情形與淮南迥異淮南患於積鹽不銷淮北患於鹽不到岸緣淮北三場僻在海州每年一綱之鹽須於秋後漕船過竣開放雙金閘乘北運河下注之水趕運全完爲一年運岸之需科則僅每引一兩一錢無可再減惟商本甚重如五駁十槓水陸節節盤駁最爲繁重鉤槓人等視爲恆業一經更張卽至恃眾滋事兼以各岸浮費甚多及商賈濫銷近年商力疲乏已極能運秋單者僅止數家其餘各商雖有認岸之名終年無鹽到岸小民無官鹽可食反

仰給於私梟私鹽愈充則岸商愈形裹足從前尙借助於淮南今商力已疲自顧不暇無可接濟淮北之商幾成坐困本年由運庫發銀十四萬兩收買約有四萬引趕運出關而商運之鹽僅二萬餘引竈戶積鹽不售無計資生饑寒交迫之餘豈能坐而待斃惟速籌補救之法除廬州府屬及滁州來安各口岸改由江運者尙可與淮南食岸一律整飭外至湖運各岸近年額引銷不及半見商惟有一二苟延殷商畏累觀望數十年迄無良法必得設法改道以清其源一面革退各岸乏商另招殷商先籌官運以爲倡導之機一切章程另容次第

籌辦惟目下情形鹽積如山無商收買各竈紛紛籲求
調劑勢不能枵腹待售應請先行籌款收買竈鹽以濟
口食其鹽存貯各場俟來年秋單發運之時查照銷滯
各岸遴委賢員領運售鹽繳價歸還原本不至虛懸
陶澍覆奏課歸場竈難行疏

竊臣節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諭旨將侍講學士顧莼奏謂課歸場竈光祿寺卿梁中靖請就
場收稅各一摺

飭交臣悉心籌畫核議具奏又前後遞到太僕寺少卿卓秉鈺
請照仿王守仁韻關立廠抽稅一摺江西巡撫吳光悅

請撤商歸竈徵其課稅一摺均奉

旨交臣與湖廣江西江蘇湖北安徽河南各督撫悉心妥議具
奏各等因臣查諸臣所請變通鹽法其說不一皆主於化梟
爲良無官無私立意誠爲甚善惟臣再四籌畫通盤合
計仍有未敢遽議更張者兩淮鹽課甚重三倍於江蘇
全省之錢糧非通泰海一隅之場地所能歸入若徵之
於竈則沿海窮民家無長物卽謂鹽歸丁賣不患其貧
而一池一陂獲利幾何豈能以數百萬之鉅款散而資
以完納若欲就場收稅則又弊竇易滋蓋鹽之爲物與
布帛菽粟同功而不同用布帛菽粟隨處所有成本重

而課稅輕然且不免於透漏若鹽在場竈每觔僅值制錢一二文一經收稅則價隨課長爭其利者必多海濱廣斥民竈雜處池以埽鹽凡有箕帚者皆可埽鋤以前鹽凡有鍋竈者亦可煎將比戶皆私課稅且因之而更絀至於設廠抽稅或可小試於一隅若行之於各省則與就場設官徵稅之法地不同而流弊同緣各省道路四通八達凡鹽所從入之地安必處處皆有隘可守繞越漏私轉恐比場竈爲更甚總之無官無私必須無課無稅而後可業經有稅有課卽屬有官有私如謂一歸場竈一設鹽廠卽可上裕

國帑而化梟爲良竊恐有所未能且此數說者皆本於唐
臣劉晏聽其所之一語故諸臣皆以爲化梟之良策
其實劉晏權鹽卽今商運之法所謂亭戶糶商人是也
晏建常平鹽倉數十商運不至則減價以糶置巡院十
三以捕私鹽姦盜爲之衰息是晏恐遠省缺鹽及商竈
漏私已於聽其所之之先大有布置並非僅聽其所之
而遂能化梟爲良也晏當日係總天下之鹽而權之故
能聽其所之今則某省食某處之鹽各有口岸若淮鹽
任其所之必至南侵閩浙北侵蘆潞兩淮未收其利而
他省已受其害矣儻因此遂改天下之鹽法盡歸之場

竈則紛更愈甚關係愈大利權不操於上必移於下恐
豪強兼并之徒得據爲利藪其患有甚於私梟者是以
上年冬間臣與尙書王鼎等通盤籌酌業將課歸場竈
及就場收稅種種窒礙之處詳細聲明會同具奏在案
至分地銷鹽課歸商辦原係

國家成法第因日久弊生浮費愈增而愈多錢糧亦愈加
而愈重卽如每年應解之帑利七十餘萬其借本早罄
於前人彼時嵯務猶堪敷衍又有此一千餘萬之借本
供其揮霍是以中枵而仍能粉飾於外今則各項竭蹶
無本可借而轉須爲前人歲償其利息此外節省之款

又有四十餘萬兩亦係沿襲於昔年而加徵於此日以
致負重難勝沈痼從此而甚臣於萬難措手之時力求
補救自接印以來疏通積引懲辦私梟見據湖廣督臣
函稱漢岸舊鹽銷完新鹽業已開稱卽糧船水手素稱
强悍而本年回空亦未敢仍前夾帶儻再能多辦新引
似可望漸有轉機無如自三月開綱以來始而章程初
改商情不無觀望繼而被水成災場竈又多漫淹加以
商本乏竭力能辦運者不過數十家設法支持勉圖接
濟此等情形總緣從前之受病太深故此日之復原非
易也臣自維愚昧實不敢謂計出萬全惟有殫精竭慮

認真督辦並札催運司諭飭各商乘此旺銷之時設法
趕運俟本綱限滿之後儻能得有起色則

本朝二百年來之成法卽無庸另議更張萬一無可挽回
再行據實奏明另行籌辦總期於鹺務實有裨益斷不
敢稍有成見亦不敢推諉卸責致負

聖主委任之至意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五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六

雜紀門

藝文四

奏狀下

陶澍覆奏會同體察見行票鹽情形疏

竊臣陶澍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諭旨將御史周彥條陳准鹽票引一摺

飭交臣敬徵會同臣陶澍體察情形詳核議奏等因臣等伏查
淮北鹽務實因道遠運艱商力疲滯向藉淮南接濟嗣
淮南亦疲敝萬狀欲籌調劑則南商自顧不遑旣苦重

貨無措欲籤新商則舊商疲滯可鑒誰肯舊轍相尋以致多年來淮北引目塵封

國課懸宕竈鹽壅積口岸缺銷臣陶澍前於無可措手之中籌議票引兼行之法以滯岸招販行票在局納課買鹽領票直運赴岸較商運簡捷不論貨本多寡皆可量力運行去來自便使人樂於爭趨以暢岸仍留商運設或票鹽行之無效仍可立時停止故奏明試行亦曾百計籌畫初未敢冒昧定議也臣敬徵隨查臣陶澍原奏試行票鹽章程十條於一切巡防私販剔除弊端初皆慮及復面詢委員鄒錫純試行以來利弊情形據稱遵

照奏定章程督飭局員卡員掣驗稽查尙無影射夾帶等弊商販均安分守法亦無爭鬪滋事之案票載越境卽以私論商販各顧資本似不肯違例越境受人挾制等語臣等詳閱御史周彥原摺以爲票鹽與場竈起徵名異而實同尤利於梟而不利於國列陳可慮者三層臣等悉心體察通盤籌畫竊查票鹽係官爲設局民販在局納課買鹽領票迥異於場竈起徵之散漫無稽而納課買鹽然後領票於

國並無不利縱使其人本係梟販而領運有課之鹽卽屬齊民已非曩時與販無課之私可比似別無利梟之處

原奏以借官票運私鹽引少鹽多雖設卡抽驗人衆不服稽查勢盛兵難約束或受賄包庇且援饒州官店賣私爲證以爲一可慮查饒州與浙鹽引地接壤其官鹽子店影射所賣係侵灌之浙私與票鹽情形不同今淮北民販請票運鹽俱挨號次序而行到卡抽驗加戮人雖衆而各顧資本故無不服稽查不遵約束之事沿路官弁兵役巡查彈壓匪徒斂迹並不敢有滋擾如慮其引少鹽多及兵役賄庇要知查察不嚴商運且有夾帶緝私卡巡亦不免賄縱近經逐一查訪嚴參漸知儆惕票鹽一隅之地尤非商運數省可比有犯必懲不稍鬆

懈似尙可無慮也原奏又以試行滯岸兩三月內能銷
及一年之鹽而鹽非可多食若非侵及暢岸暨淮南引
地必不能如此之多場稅收課偶增引地被占轉廣票
鹽增銀有限引鹽負課更多爲二可慮查北鹽出場須
俟六七月閒雙金開啟放趁水趕運冬春例應閉闢故
本年七月以後商販請運逾額實趁水趕運並非數月
內口岸已銷一綱之鹽且引額久定生齒日繁淮北多
年來商疲運絀以致私充岸滯今票鹽成本輕減得價
卽售故銷數較多而民販納稅請票時均經三場大使
於票內填註姓名籍貫運鹽引地往銷州縣其未改票

鹽口岸不准請運是暢岸既未侵及距淮南之引地更
遠至稅課雖屬無多總較勝於頻年引課全懸似亦尙
可無慮也原奏又以匪徒占立馬頭一旦藩籬既撤甲
所售地無許乙侵乙所行銷不容丙入械鬪紛爭滯銷
之地商仍裹足不前無從禁止爲三可慮查行票各岸
俱聽民販請運並不能甲乙分占各銷各鹽無所鬪爭
數月以來皖豫各岸並未聞有爭占馬頭鬪毆滋事之
案雖請運之民販間有昔日販私之輩然已一一懷遵
法度且細加察訪衣冠商賈之流十居七八自愛者既
多不肖者亦步趨收斂所有極遠滯岸始則不免觀望

均經委員領票運往爲之倡導民販望風附從似皆尙無可慮也凡此三者在該御史深謀遠慮原屬精詳若以目前辦理情形而論均已先經籌及不至有此等弊端至原奏所稱之黃玉林一節查見在票販之中並無此等著名梟匪招徠之販祇令納課運鹽原不禁其呼朋引類請票來而運鹽去並不聚集一方實於地方無害也該御史又以如果利少害多請移其法於淮南誠如

聖諭自相矛盾蓋未悉淮綱情形淮南淮北大小懸殊淮北每綱錢糧三十餘萬雖比川陝等數省之鹽課爲多而淮

南正雜各款歲須七八百萬全賴湖廣江西兩口岸而地遠額重較淮北多至數十倍難以輕爲嘗試且票鹽試行於淮北滯岸其運道須待雙金關放關又須渡黃河而涉洪澤湖抵正陽關之後分赴各岸尙須盤駁故可以不虞泛濫淮南之鹽則江湖四達無可範圍且淮北引地僅在皖豫一角淮南之楚西等省居各省之腹中在在鄰界接壤如亦改行票鹽勢必四侵鄰境於各省之鹽法亦多窒礙總之票鹽之行原出於萬不得已之計總在場局各員及地方文武遵奉章程實力巡查庶可期於有利無弊今自試辦以來實不至無益於公

亦不至利歸於梟設將來察有弊端及見行章程有應變通者臣陶澍自當隨時據實奏明另籌辦理務使課項日充商民俱便斷不敢以目前而忘久遠因鹽務而累及地方也

陶澍覆奏體察州縣督銷鹽引情形疏

竊臣陶澍接准軍機處字寄欽奉

諭旨將御史徐廣縉奏請嚴飭州縣督銷鹽引一摺

飭交臣陶澍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臣伏查兩淮鹽引課額甲於天下其產二十三場運銷六省水陸數千里其間弊竇叢生卽淮南淮北亦各有受弊之由並非一轍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該御史徐廣縉所言各弊尙不及十分之一且多係從
前未經整頓時事大都得自局外傳聞卽如所論私鹽
一節專指船戶不領水腳爲言是卽臣會同

欽差臣王鼎寶興籌議章程十五條內實給水腳毋許商廝輩
剋扣以免船戶帶私盜賣之一條也其實私鹽何止船
戶緣山蔦澗大夥之梟徒無論卽商廝商夥莫不帶私
而商人亦有包內之私自臣奏定每包以五百觔出場
有整數而無奇零旣便稽查兼資配割而夾私之弊始
除其餘隨時隨地多所剔釐卽以淮南而論竈戶煎鹽
爲業盤鏹而外無餘產多貨場商以資工本及至煎滷

成鹽交垣則慮其盤剝以抵欠售私則得有見錢而價多是以偷漏時虞煎丁受雇於竈戶栖止海灘風雨不蔽煙薰日炙無閒寒暑其苦百倍於窮黎頭長有稽查之責受商賄則助商而勒竈以重觔受竈賄則助竈而坐視梟販之透私海濱路雜追捕爲難此在場之弊也自臣嚴飭場官稽查火伏堵緝出場卡隘如泰州營拏獲朱有發等案生擒梟匪每起至數十名之多私鹽以十數萬計其餘積猾如沈小寶顧鳳禮等窮追至海隅就獲而場竈透私之弊始清運鹽出場屯船裝載其承攬多係用費爭謀預買竈私兼收零販以爲沿途雜費

及日食柴米之需船戶水手窺見其情恣行偷竊以及抬夫扛搬諸多拋撒迨過秦壩經歷江甘各境地棍土匪詐擾分肥名爲黑費甚至勾通銅鉛木簾船隻橫泊江心阻礙訛錢名爲買路及抵儀徵又有大腳小腳埽二水等名目偷爬肆竊得鹽售裊盤踞水次此其出場至所之弊也自臣飭司較准官稱遴委壩員認真掣驗並委員嚴查沿途匪窩追出私占地岸約據將匪徒分別重懲枷號河干斷其私費而沿途竊阻之弊始清由壩抵儀改包捆掣埠頭攬頭內帶外帶各項人等層層剝削而場船交卸更換棕船營謀攬載一如屯船私相

盜賣江船則專圖夾帶勾通捆工放觔加重謂之買硃
且借錢購私謂之跑風以致引少私多鹽務爲之大壞
自臣明定章程革除內外帶頭各埠行用歸商自給船
戶水腳由監掣衙門當官圖契會同委員逐包驗放無
從剋扣向來過壩鹽觔逾額而儀捆仍屬不敷近則過
壩鹽觔如額而儀捆不至短缺此實包內無浮之明證
至於包外跑風之鹽往往買自私梟近因場竈不能透
私又儀徵老虎涇等處梟巢盡破如蔣四長子等屢逸
屢獲嚴行懲辦販徒多已解散其餘長江停泊賣私之
處亦屢經拏辦如銅陵桐城彭澤等案均經臣特參嚴

懲而帶私盜賣之弊始清從前鹽船到岸輪售待價一
船未盡後船不敢開艙因而暗地盜賣輪未及而鹽已
空挪後掩前互相遞換謂之過籠蒸糕其挪掩不及者
則鑿船沈之捏報淹銷謂之放生此皆銷鹽不銷引惟
私是務之積弊也自臣力主散輪之議隨到隨售無須
盜賣年來江行遭風者有之艤舟報淹者絕無而盜賣
鑿船之弊始清此外如裁減浮費稽查糧私各務均經
稟承

聖誨切實遵行不令稍弛至淮北之弊更甚於淮南場不收鹽
而暗售匪棍以延殘喘商不運鹽而轉借蘆私以支門

面馴致梟橫成攘奪之風民困多淡食之日如船戶驛
和泥土店夥賤售埽倉猶其弊之小者自臣議改票鹽
奉

旨准行而場困獲甦民間食賤稱足而色淨從前諸弊一埽而
空可不至額銷有滯無煩追比惟淮南行銷各岸連值
水災且地在江廣鞭長莫及非各省地方官同心一氣
嚴緝私鹽不能如額銷足至於該御史所奏請照潁州
府比銷之法按戶口派鹽地保與商店各立冊票查對
並地方官籌款運鹽等語臣愚以爲斷不可行無論州
縣公務較繁不能按戶算鹽且亦無此鉅款籌以辦運

勢必挪動錢糧虧缺且由此而起况一州縣之倉庫錢糧未足供一州縣運鹽之用而代商辦運銷銖計利亦於政體非宜至派銷比銷之說尤屬難行一州縣戶口動輒十數萬計保甲按牌稽覈猶不能窮力搜查錢糧按畝徵收尙不能如期完納今乃按戶授鹽責以銷售是丁糧奉裁之後又以丁鹽滋擾且舉報全憑地保其人豈盡善良或以丁少而報丁多或以小戶而報大戶紙張飯食冊費有增價值低昂浮捏必甚彼窮民細口一飯不飽安能計口食鹽若垂爲令甲地方官必因缺銷而比地保且因地保挂欠而比花戶夫州縣徵收錢

糧不得已而敲朴平民若於催科之外加以催銷竊恐
課未必充而民已重困且民間有土著有流寓住無定
址醬坊醃菜坊有興廢有起跌店無定數或銷售不足
或侵食逃亡必至鹽歸無著而州縣於倉庫正項之外
又添虧空如果潁州府此法能行何至久成滯岸哉蓋
派數比銷之法以視前代貸錢於民春借秋還其敝尤
甚實力奉行則必增擾累虛文搪塞又無補鹽綱臣受
恩深重刻刻以興利除弊爲念然上裕

國課必須俯察輿情實未敢冒昧議行致滋擾累

林則徐獲私變價按引提課片

再疏引莫先於緝私臣莅楚後督飭各屬印委員弁分
投堵緝核計月餘之內已報獲私販三十八起私鹽一
萬八千一百七十餘觔人犯八十六名分飭審辦仍稽
查各路卡隘務令認真緝拏不許稍涉鬆懈惟是未獲
之私鹽固有礙於官引卽已獲之私鹽仍暗占於銷數
何以言之緣獲私例應變價分別給賞充公而各地方
向來民食祇有此數多銷一分變價之鹽卽少銷一分
額行之引故有州縣緝私甚力獲鹽甚多而該地方額
引轉見缺銷者初聞之似不可解及徐察之而後知變
價之鹽所占礙於官引爲不少也然旣獲到私鹽若不

准其變賣又斷無別項出路而因變價轉占正額是緝私與疏引勢且兩妨殊非盡善之道臣思鹽之分別官私惟以有課無課爲斷變價給賞之例祇以鼓勵獲鹽之人卽一半充公亦僅資各處開銷經費於

國課仍無裨益莫若變通其法將所獲私鹽變賣之價先按引鹽課則提繳正款錢糧核計此外贏餘已足敷給賞充公之用卽獲鹽之兵役亦皆不致向隅而變價可補官課之虧卽獲私足抵官銷之缺似亦疏引裕課之一道所有應納庫銀由各州縣會同管卡員弁彙繳道庫轉解兩淮歸入該年額引覈數造報如蒙

校部議准卽將本年報獲各案私鹽一律遵辦

林則徐整頓鹽務摺

竊臣質本庸愚鹽務尤非所習仰蒙

聖慈委任先經署理兩江總督旋復擢授湖廣總督於鹺政皆責無旁貸不敢不加意講求因講求而愈知籌辦之難因難辦而益矢轉移之力其中曲折繁重情形有非循常蹈故所能收其實效者故必倍加整頓不敢稍避怨嫌見雖積弊漸除猶恐久而生玩謹將一切辦法爲我聖主縷陳之伏查兩淮引額除淮北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廣行銷外其淮南年額應銷鹽一百三十

九萬五千五百十引內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額銷之數
僅居四分有零而湖廣銷額幾及十分之六以每引四
百觔計之每一萬引卽合鹽四百萬觔積而至於七十
七萬九千九百餘引之多其爲鹽殆不可以數計此湖
廣所以爲淮南最重之口岸也然楚民並不盡食淮鹽
如湖北施南一府六縣及宜昌府屬之鶴峯長樂二州
縣均屬例食川鹽湖南郴桂二州屬並衡州府屬之酃
縣共十二州縣例食粵鹽是楚省境內本有川粵引地
則凡犬牙相錯之處皆不能無影射透漏正不獨湖南
永興一縣熬煎粵鹽以灌淮界久爲粵省之所必爭也

至應食淮鹽之地亦有離淮較遠例准借食鄰鹽者如
宜昌府屬巴東等四州縣之借食川鹽永州府屬道州
等五州縣之借食粵鹽鎮筸等處苗疆之借食川鹽皆
經宣諸令甲雖定例不許過十觔以上但一人可買十
觔合衆人計之卽不知凡幾矣論者謂行鹽之額定自
國初近來生齒日繁何至歲銷鹽觔轉不能如原定之數
此言殆未深考耳查兩淮鹽法志載

國初淮南歲行綱鹽祇九十六萬六百八十四引迨後綱
食遞有加增至嘉慶七年始符見在引數是淮南見行
額引比之

國初原額實多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引有零又

國初每引運鹽三百觔至雍正年間定爲每引三百四十
四觔嗣後累次加增至道光十一年始以每引四百觔
爲定額較之三百四十四觔爲一引者每七引溢出一
引以此科算是湖廣所銷之鹽比前又暗加十餘萬引
而不覺也竊思原定鹽額每以民數爲衡近數年來湖
北湖南兩省報部民數細冊約共五千萬人有零除例
食鄰鹽之處至少亦去十分之一其應食淮鹽者約有
四千五百萬人以每人日食三錢照例科算是每引四
百觔之鹽足供六十人終年之食卽以所報民數與應

銷引數比較已恐有絀無贏且生齒既繁則食鹽之人固多而賣鹽之人尤多民間生計維艱故凡有鹽利可轉之處貧民無不百計挑運四出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潞地方與兩淮場竈相距皆遠淮鹽挽運到岸自千餘里以至二三千里不等而鄰鹽一蹴卽到成本旣輕賣價自賤欲令民間舍近食遠舍賤食貴本係極難之事且以鹽課較之則鄰省皆輕而淮綱獨重卽如川鹽每包一百三十五觔在大甯雲陽等廠僅納六分八釐一毫卽最重之犍爲廠每包亦祇一錢三分四釐若淮鹽一百三十五觔卽該納銀一兩三四錢比川課加重十

數倍又查潞鹽每一百二十引爲一名完正雜課銀一百兩若淮鹽一百二十引卽該納銀四百八十兩亦不啻倍蓰雖粵鹽課則臣未深知而考其總數不逮淮課十分之二其輕可知夫以重課之鹽而與鄰界之輕課爭售卽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贏此縮况又加以無課之私販紛紛侵灌其勢之不能相敵更不待言且不特此也潞鹽之行於陝西有應從湖北鄖陽府經過者川鹽之行於貴州有應從湖南辰沅等處經過者以淮綱地界面爲鄰鹽必由之路雖欲禁其私賣勢必不能惟因引地既定於前若不保衛藩籬則侵灌更無底止是

以嘉慶年間中外臣工屢有奏請以鄖陽改食潞鹽衡
永改食粵鹽辰沅改食黔鹽者均經駁飭不准是楚省
邊境名爲淮界而實不銷淮鹽之處又去十之二三所
恃以行銷者惟在腹地數郡耳然自黃州以至武昌漢
陽凡鹽船經由停泊之處其爲夾帶腳私所占者久已
習爲故常又商民各船由浙江來楚每有船戶水手帶
鹽私售且近來淮北票鹽盛行更由安徽之英山霍山
與河南之光山商城羅山等縣灌入黃州德安漢陽各
處故雖腹地數郡亦愈見其難銷更有一種棘手情形
則以商人完課買鹽發給運腳皆須用銀而市上鹽觔

無非賣錢從前銀價賤時以千作兩照奏案梁鹽每包
價銀三錢科算不過賣錢三百文近因銀貴錢賤三錢
庫銀卽合錢四百二三十文縱使市上鹽價較前有增
而以錢合銀實已暗減岸商水販皆惟利是圖豈甘虧
本則招徠愈難今試將高低之鹽一律牽計每引祇算
銀十四兩湖廣每年食鹽按額卽須銀一千餘萬兩以
錢計之則須一千五六百萬千文其爲繁重甲於各省
是運鹽納課雖在兩淮而輸納營運之費大都出諸兩
楚此臣所以夙夜籌思而兢兢然惟恐貽誤也臣自上
年三月到任因正二兩月售鹽稀少亟籌設法疏銷凡

所陳奏督屬緝獲各路私鹽及嚴禁銅鉛船買帶川私
與夫襄陽等處撤退鄰境三十里內鹽店並衡永一帶
責成道員督緝各事宜幸俱仰蒙

訓示並諭令四川河南各督撫一體稽查俾臣得以嚴飭各屬
加倍懷遵認真堵拏如宜昌一帶爲川私叢集之藪則
委候補道劉肇紳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程家顥查拏
究出弁兵縱私分肥情弊從嚴懲創又襄陽府屬久被
潞私侵占絕無水販運鹽臣親至其地相度機宜責成
安襄鄖道楊以增改立章程並將施南府金石聲奏蒙
恩准調任襄陽該道府一同出力籌辦潞梟漸見斂迹水販卽

源源運行又衡州一帶亦久不銷引自臣親到該處飭
拏私鹽多起並將卡座奏改遊巡責令衡永道張晉熙
會同湖南鹽道李裕堂督辦近日粵私差少惟距武昌
甚遠尙須隨時察看又黃州武穴一帶爲鹽船入楚停
泊要口船戶水手與岸上姦販串通賣私日甚一日臣
派委試用知府但明倫駐劄該處凡有鹽船入境親行
催趲並將水痕風色察驗報明如有水迹不符及無故
逗遛立即究辦聞船戶姦販皆憚其嚴凡此遠近印委
各員分飭籌辦仍責令湖北鹽道于克襄督同漢岸總
卡委員武昌府同知陳天濟綜司其成此外各府州縣

皆有緝私疏引之責雖楚省向例准其融計銷數而臣
惟恐各屬互相觀望會同撫臣周之琦飭令鹽道于克
襄按月按季核計各州縣銷數分別功過先將短銷之
黃安縣知縣劉坤琳撤任查辦於是州縣始知儆懼競
思設法督銷又經該道于克襄捐貲密遣親丁分路緝
私尤多起獲是以統計一年兩省所獲私鹽竟至一百
餘萬觔之多且獲一觔之鹽卽提一觔之課不特有裨
庫項並向來捏報邀功朦混搪塞諸弊舉無所施此皆
仰賴

聖主洞燭無遺

允臣獲私提課之奏始得欽遵督辦感懷尤深臣又思鹺務事宜仍須恩威並用若一味嚴緝恐窒礙亦多故又剴切示諭紳民曉以利害大義以爲每日每人食鹽僅止三錢所費不過一文卽官鹽不如私鹽之賤而按日分計所爭亦僅毫釐民間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而獨於必不能已之食鹽計較毫釐貴賤公然犯法食私在紳衿應革功名在平民應受滿杖明於利害者當不至若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比之江蘇僅及數分之一

聖恩高厚賦額永不加增若於鹽課正供尙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何在除既往姑寬免究外嗣後責令紳衿大戶以

及鄉團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小民見此示諭俱尙聽從又挑賣私鹽之窮民許其改悔投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價如此則肩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爲良而偏僻村莊皆有官鹽挑到不得借口食私於銷引似有裨益查向來民間匪類大半出於鹽梟卽如襄陽之捻匪紅鬚爲害最甚總因逼近豫省以越販潞私爲事遂至無惡不作今自整飭鹽務之後襄陽絕無搶劫之案並將隔省盜犯拏獲多名是所辦者鹽務而其效卽不止於鹽務也又各處水販在漢岸買鹽向給水程一紙運到後須由地方官彙繳

臣恐胥役借端勒索致水販裹足不前是以變通辦理俾省浮費以示招徠因事屬細微不敢瑣屑入

告乃准兩江總督臣陶移咨欽奉

上諭林則徐曾署兩江總督其於鹺務轉運交關之處熟悉情形是在酌定道里遠近限期由水販交付鹽行送局賣到不准由州縣催繳可免需索留難辦理甚爲合宜等因臣跪讀之餘益當欽遵妥辦水販因此稍沾微利頗見踴躍買鹽惟此縣之水程轉運別縣售賣者恐致漫無稽查仍應令其送縣呈查此又隨後續立之章程與前議兩不相悖者也又宜昌府屬例食川鹽之鶴峯長樂二州縣

歷由兩淮委員駐劄萬戶沱地方代川辦運原爲保護
淮界起見而兩淮鹽政相距甚遙儻有借官行私無憑
稽察經臣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改爲由楚省委員駐辦
以便約束並止許就近購運四川巫山縣之大寧廠鹽
已足以敷民食不准遠赴數千里之犍爲縣裝運花鹽
以致下侵荊州等處接准陶澍咨覆意見亦極相同又
從前楚省歷因襄陽宜昌衡州三處額引不銷陸續奏
明官運商鹽前往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此意未嘗不善
而於利弊未能洞徹不免似是而非是以歷辦並無成
效蓋淮鹽成本重大卽減之又減總不能賤於無課之

私鹽若不認真緝私而欲以官鹽衝其鋒是商本徒廢
而弊私仍不能廢且商人本爲牟利必排價以鬻其本
則商運愈不前而私鹽愈充斥矣況又訪有一種姦販
轉買減價之賤鹽以灌旺售之引地是謂藉寇資盜無
異剝肉補瘡臣將此三處之鹽一概不令抑價以杜流
弊見在襄陽水販運鹽已多宜昌亦已通販衡州則官
鹽業經運往水販尙未前來祇須隨時察看情形如或
販銷路大暢則官運固可無須卽有必須官爲倡導之
處亦照時價發售務令鹽色純淨稱足味佳不宜抑勒
減價以致虧本滋弊其揚商向因減價賠墊立有三鹽

名目接引捐貼茲由臣咨明兩淮嚴行裁汰不任藉口
賠累致礙鹽政見聞揚商輸課倍形踴躍而楚岸售得
價銀臣復不時催解赴揚不任花銷糜費本屆所報銷
數有一引卽解一引之銀務使鍼孔相符胥歸實在不
准如前之漫無憑證要之銷鹽之暢滯上之視乎天時
下之視乎地利而人力總不可不盡臣竊恐無可操之
券而斷不敢有未盡之心惟賴

聖慈福庇長使年歲豐登隄防鞏固則民力寬裕而肥腴之奉
旨蓄之供售鹽自當更旺此時所屬各員雖有籌辦出
力之處臣均不敢遽行保奏致啟易視之心務令一力

奉行始終無懈庶幾暢益加暢至私鹽見獲固多然有私總不如無私之爲妙果使將來銷引愈多而獲私轉少更足以見化莠爲良之實效臣惟禱祀以求不敢稍有懈怠以期仰副

主委任責成於萬一

賀長齡疏通鹽引摺

竊惟兩淮鹽務自道光十年冬

皇上洞燭情形法窮當變

欽差大臣前赴江南會同兩江總督陶澍籌議釐革舊弊更定新章自是以來浮費裁而成本較輕庫款嚴而出納不

混計凡九載奏銷八綱且攤帶乙未己亥諸綱殘引數十萬較之從前十載僅行六綱且多預收空本者已有區別惟是兩淮奏銷正項緣先納課後行鹽與他省之先鹽後課者情形迥異故雖奏銷八綱實非已銷去八綱之鹽緣運司每遇奏銷屆期卽派商運納雖有存岸未銷之鹽存庫未銷之引而新綱限迫不得不按數分派各商如期完納商人成本止有此數口岸多積一引之鹽卽占攔一引之本近聞淮南奏銷雖過八綱竟有積存兩綱未銷之引如江西湖廣安徽綱食各岸截至去年冬月止已運未銷鹽共一百六十餘萬引約計一

綱有餘以到岸成本每引十兩有零計算卽占攔成本一千數百萬兩又運庫中已納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綱未運之引又一綱有餘亦占攔商本二百餘萬兩通計占攔商本二千萬兩而見在揚州各商已資實不過五六百萬其餘皆係出利會借每綱岸鹽非兩載不得銷售同課而此兩載內又添出兩綱派納之數此淮南轉輸不靈之實在情形也且淮南綱食引鹽額完正雜帶款課銀五百餘萬兩近年奏銷則止完正項其餘雜款緩納之銀須候運岸銷售始行補納每一綱之課非數綱不能全清故目前雖奏銷八綱實未能徵足八綱

之全課以致各省應解各款不時奏催無由應手若但以正項奏銷爲事雜款何由足額此又淮南徵解各款新陳積壓之實在情形也臣訪求所以積壓兩綱之故亦非由於辦理之不善也緣道光十年更定新章之始前督臣陶澍任事過銳代銷辛卯以前滯鹽殘引一百三十餘萬引又代徵還未銷印本積欠稜價鈹引殘課三百數十萬兩皆以後任代償前任之積欠共占一綱引額加以江漢水災滯銷復積一綱因此積壓兩綱至今總無疏通之策臣思鹽務不過在場輕本在岸速銷二端見在淮南裁減浮費以來每引正雜錢糧四兩實

難再議輕減而漢岸銷鹽止有此數即使湖廣緝私認真整頓亦止能銷足本綱正額若欲以溢銷加倍提行兩綱恐必無之事然則淮南常年積此兩綱未銷之鹽空占商人之運本作何銷納且引愈積壓則愈多課愈占擱則愈絀儻一二年內竟有竭蹶不能輸納之商復致倒歇者彼時奏銷又將如何辦理正項且不能支雜款又將如何徵解臣詳加訪察皆因淮南目前之患在於中梗若不亟籌全局及早疏通卽恐有難於措辦之勢惟是鹺務繁重非他人所能代謀應請

敕下兩江總督督同運使徹底確查通盤籌畫務須先事圖維

將前積兩綱引目如何設法疏通之處據實入告勿徒
彌縫目前直至奏銷不前始爲臨渴掘井之計再者淮
北票鹽近年因販多鹽少創爲驗貲折扣之法而驗貲
銀數厯年遞增聞本年竟多至一千餘萬兩其實票鹽
應收錢糧場價不過百萬其餘九百餘萬一經核定折
領之票仍須發還各票販收回徒然壓擱本無所用而
每當淮北驗貲之時正淮南奏銷之日一時彙集銀千
百萬兩悉赴淮北驗貲而去遂至揚州銀短價昂雖重
利無可借貸是驗貲之法於淮北無毫髮之益而適掣
淮南奏銷之肘應如何量爲變通或官運到壩發販或

籤商認引認岸或歸場定額售賣於此數策中酌行其一卽可無庸驗貲以累奏銷及將淮南無著懸引如何酌歸淮北之處應請一併飭交兩江總督督同運司詳籌妥議以期有利無弊臣因訪聞淮南鹺務新陳積壓不能轉輸一二年內恐誤奏銷而淮北票鹽驗貲十倍有累正課不得不豫籌疏通之策爲此恭摺具陳

謹按同治以來鹽政如曾國藩沈葆楨曾國荃整飭鹺政奏疏獨多皆繫年月已編入各門茲不複錄

南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六